

《西泠閨詠》中的女性群像

鍾慧玲*

【提要】

清代陳文述《西泠閨詠》五百首詩，主要在吟詠上古以迄清代與杭州相關的女性。此書流露了陳文述對古今女性的高度興趣與關注。本文首先考察陳文述寫作的緣起與背景；其次探討《西泠閨詠》中的女性形象，依其身分階層，分為宮闈妃嬪、節婦烈女、閨閣才媛、姬妾侍婢、妓女歌兒、方外庶民六節論述。再者，探討《西泠閨詠》中的女性美學。分別由德、才、色三者分析陳文述對女性的觀看、期待及審美的理想，進而見出其女性書寫，實亦為自我展演。

關鍵詞：西泠閨詠 陳文述 杭州 女性形象 女性美學

* 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

* 本文曾於 2005 年 3 月 26 日東海大海中文系舉辦之「古典文獻的現代詮釋」學術研討會中宣讀。

一、前言

清代嘉道年間，陳文述（1771-1843）是繼袁枚之後，對清代婦女文學推獎最有功者。陳文述字雲伯，浙江錢塘人。早年曾受知於阮元，曾隨宦之京都，後歷官江都、繁昌、常熟等知縣。著述豐富，詩達萬餘首，著有《碧城仙館詩鈔》、《頤道堂詩選》、《頤道堂詩外集》、《頤道堂戒後詩存》、《頤道堂文鈔》等，又編有《蘭因集》、《碧城仙館女弟子詩》等。道光五年，完成《西泠閨詠》一書。此書共十六卷，計五百首七言律詩，主要在吟詠上古以迄清嘉道年間與杭州地區相關的女性。以一詩詠一人為原則，亦多有一詩詠二人或數人，依時代先後次序排比。每一首詩前皆有生平小傳。小傳或繁或簡，載其字號、里籍、著作；並記其事，或錄其詩文，或述其形貌等。所詠五百多位女性，各有不同的身分地位、才能技藝及命運遭際。龔凝祚〈西泠閨詠序〉曾言：「西泠閨詠五百首，於古今名媛多所表彰，名作尤美不勝收。」，張雲璈（1747-1829）亦言其：「評量羅綺，書寫鶯花。譬之群仙高會，花神偕月姊齊來；古佛傳經，龍女與天魔並侍」^①。五百篇的詩詠，流露了陳文述對古今女性高度的興趣與關注。他為何撰寫《西泠閨詠》？吟詠中收錄了哪些女性？又透露什麼樣的觀看與擬想？所呈現的意義為何？本文將就這些議題作一探討，以見清代士人對女性的書寫與觀看態度。

二、翰墨因緣：天地靈氣鍾於女子

陳文述《西泠閨詠》自序開端即云：「天地之精華，日出而不窮，而人事與為乘除，閨閣之才亦如是」，揭出了他對女性才華的肯定。陳文述的詩集中有大量關於女性的吟詠，他不但與當代女作家往來，門下亦有女弟子三十餘人，且家眷親屬悉皆能詩，這樣的環境使他更能認知女性的才華絕

^① 分見龔凝祚〈西泠閨詠序〉，頁14；張雲璈〈西泠閨詠序〉，頁3，見《西泠閨詠》，清光緒十三年西泠翠螺閣重刊本，收入《叢書集成續編》第232冊，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5年。

不在男子之下。陳文述曾自言「余幼年曾學夫人（曹貞秀 1762-？）書」^②；嘉慶六年，陳文述至京師，正式開啓了他與女作家的文學因緣。他結識了楊芸（蕊淵）、李佩金（晨蘭）、陳雪蘭三人，曾為三人題集作序，並從楊李二人學填詞^③；京師舊作，亦多女士加墨^④；又嘗為楊李二人擔任出版校錄的工作^⑤。值得注意的是，陳文述因有編《滄桑花月錄》的構想，楊芸隨夫離京時，還特別將手書陳維崧《婦人集》一冊留贈給他^⑥。《滄桑花月錄》日後編成，然不幸被竊。是書即仿《婦人集》體例，收錄明末清初的女性人物事蹟，並旁及方外青樓^⑦。又《西泠閨詠》中有關明末清初的女作家生平亦多參考《婦人集》而來；因此，陳維崧《婦人集》對陳文述應是有所啓發的。

此外，清初詩人吳偉業（梅村 1609-1671）對陳文述《西泠閨詠》的詩詠方式亦應有相當影響。陳文述早期為詩，乃「步趨吳梅村祭酒，而能揮霍古今，多多益善」^⑧，所撰〈讀吳梅村詩集因題長句〉，深致哀感同情之意^⑨。吳偉業曾撰有〈西泠閨詠〉詩四首、〈題鴛湖閨詠〉詩四首^⑩，皆七言律詩。前者為吳山（巖子）、卞夢珏（玄文）母女所寫，後者為黃媛介（皆令）所寫，三人皆為當代女作家。吳梅村〈西泠閨詠〉詩序有云：「巖子著同聲之賦，玄文詠嬌女之篇。詞旨幽閒，才情明慧。寫柔思於卻扇，選麗句以當窗，足使蘇蕙扶輪，左芬失步矣。」，又云：「予覽其篇什，擷彼風華；體寄七言，詩成四律。愧非劉柳，聞白雪之歌；謬學徐陵，序玉臺之詠已而。」，明白的表示對二人才情的推崇，而詩四首亦皆在烘托二人的逸情高致；〈題鴛湖閨詠〉詩其一云：「石州螺黛點新妝，小拂烏絲字幾行。粉本留香泥蛺蝶，錦囊添線繡鴛鴦。秋風擣素描長卷，春日鳴箏製短章。江夏只今標藝苑，無雙才子掃眉娘。」，則擬寫黃媛介的寫作生活以及其文壇才名。陳文述當然熟悉吳偉業的題詠，他題黃媛介集，詩中即云：「愁

② 見《西泠閨詠》卷12〈臨澗亭詠曹墨琴〉，頁7；又，詩云：「我是會稽王逸少，學書曾拜衛夫人」。

③ 龔凝祚〈西泠閨詠序〉，頁9。

④ 見陳文述《頤道堂詩選》卷15〈余自辛酉（道光六年）至乙丑（道光十年），京師舊作多琴河李晨蘭女士加墨...〉，頁19，清道光年間刊本。

⑤ 陳文述《頤道堂文鈔》卷3〈印譜記〉：「曰蕊蘭書記，以在京師為楊蕊淵、李晨蘭兩女史任校錄之役也。」，頁30，清道光年間刊本。

⑥ 陳文述《碧城題跋》卷2：〈楊蕊淵夫人手書陳迦陵婦人集書後〉：「昔余在京師，蕊淵夫人將從郎君秦蘭臺參軍之官，因余有滄桑花月錄之議，以手書迦陵婦人集介令弟慶生留贈。」，頁10，道光二十二年頤道堂刊本。

⑦ 見汪端《自然好學齋詩鈔》卷10〈題翁大人花月滄桑錄〉，頁31，清同治十三年重刊本。

⑧ 參見《頤道堂詩選》蕭掄序。

⑨ 陳文述《碧城仙館詩鈔》卷10，頁18，清宣統三年國學扶輪社刊本。

⑩ 見吳偉業《梅村家藏稿》卷5，頁38；卷6，頁42。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四部叢刊》本，1975年。

絕江南吳祭酒，六朝煙雨賦江干」¹¹。他不但承認「曾讀梅村舊閨詠」¹²，甚至在《西泠閨詠》卷十中介紹吳巖子母女以及黃媛介時，小傳中還特別提及吳偉業的閨詠。因此，觸類旁通，發揚光大，《西泠閨詠》以組詩的方式籠括了古今女子，五百篇的七言律詩，稱頌推美，感發嘆惋，洋溢紙上，前輩的寫作方式應該給予了他相當的啓發；更何況《西泠閨詠》的書名完全襲用吳偉業的篇名，所受影響可知。

事實上，《西泠閨詠》是陳文述西泠詩詠系列的計劃寫作之一，不但反映出他以組詩方式呈現的寫作偏好，也是他故鄉情感的具體呈現。陳文述詩作豐富，產量驚人。嘉慶六年遊泰山，經行之地皆有紀詠，後輯為《岱游集》一卷；至金陵，登臨山水，嘉慶二十四年完成《秣陵集》六卷，題詠吳楚六朝以迄元明之歷史人物與古蹟。而真正引發他從事西泠系列的寫作，則是在完成《秣陵集》後朋友的質問。《西泠懷古集》序中，陳文述說明了其中原由：「讀者曰：子之爲此書也，非指摹山範水也，地以人重加藻飾焉。西湖爲故鄉山水，名勝不減秣陵，何獨忽然置之？」，一語觸動詩心與鄉情，陳文述乃廣蒐舊志，考證史籍，共分爲五集撰寫，體例一致，《西泠閨詠》則是其中最早完成的著作。¹³

陳文述身爲錢塘人，當然對西湖山水引以爲傲，他曾自言：「余生長武林，憶平生所見名山甚多，莫如武林之佳。」，又云：「武林巖壑深窈，泉石清遠，真靈之窟宅，仙者樂於遊焉」¹⁴；在《西泠閨詠》中，也屢屢誇讚「越中山水最清妍」、「錢塘山水自清妍」¹⁵。其妾管筠曾賦西湖詩，有「若把西湖比西子，西湖原是美人湖」之句，陳文述極賞此二句，因自號「美人湖長」，並賦〈美人湖歌〉¹⁶。詩集中有關西湖景物的詩篇更是不計其數，《西泠閨詠》中山水清景當然是不可或缺的題材。

西泠系列主要在吟詠西湖古今人物，誠如陳文述所說，西湖之美「非直林壑之深秀也，亦因古今人物之盛焉」¹⁷；至於女性人物，他更是自豪

¹¹ 《碧城仙館詩鈔》卷9〈題鶯湖女士黃皆令媛介楷書麻姑仙壇記並詩離隱集後〉詩，其三，頁19。

¹² 見《西泠閨詠》卷10〈藕花居詠吳巖子卞篆生〉，頁4。

¹³ 陳文述《西泠懷古集》自序：「因考證舊志，網羅散失舊聞，閱數寒暑，次爲五集。曰《西泠仙詠》、曰《西泠禪詠》、曰《西泠閨詠》、曰《西泠懷古》、曰《西泠懷舊》，清光緒九年越中刊本。案：《西泠仙詠》完成於道光七年，《西泠懷古集》完成於道光十年，其他《西泠禪詠》、《西泠懷舊集》則未出版。

¹⁴ 見陳文述《西泠仙詠》原刻前敘，清光緒八年西泠丁氏翠螺仙館刊本。

¹⁵ 分見《西泠閨詠》卷1〈江上詠裴柔之〉，頁8；卷13〈錢塘懷吳柔之潘素心〉，頁3。

¹⁶ 見龔凝祚〈西泠閨詠序〉，頁12；又見《頤道堂詩選》卷22〈美人湖歌〉，頁1。

¹⁷ 見陳文述《西泠懷古集》自序。

的說：「閨秀向推吾杭爲盛」¹⁸。五百多位的女性，透過系統的吟詠排列，所呈現出杭州女性的人文景觀證明了他的說法。

陳文述早期的作品多香奩之作，與女性題材相關的作品尤夥，如〈詠美人〉六首、〈花蕊夫人詞〉、〈雲鞦韆詞〉、〈董小宛像〉¹⁹、〈宮人斜〉、〈阿蓋曲〉²⁰、〈畫屏仕女〉十首、〈眉樓曲〉、〈楊妹子畫梅宮扇〉²¹、〈卿憐曲〉、〈衛琴娘〉²²等，多是長篇大作。詩中或稱頌其才，或傷其命運，皆已顯示出他對女性題材高度的興趣。此外，陳文述遊山水古蹟時，又每對閨閣遺址多所經心，如憑弔古宮女埋葬之處，有〈宮人斜〉長詩²³，極盡淒楚悲惋；又如訪得柳如是拂水山莊遺址，爲修復立石；爲吳蕊仙修墓，爲袁寶兒立石碣，爲張麗華建祠，營建吳宮雙玉祠²⁴。較盛大的是爲菊香、楊雲友、馮小青修墓立祠，建蘭因館，並遍徵文士才媛吟詠，編成《蘭因集》。「誰似風流陳伯玉，政餘親掃女兒墳」、「湖山韻事憑誰繼，惜玉憐香萬首詩」，謝翠霞、陳滋曾的詩反映了閨閣女子對他的肯定與認同²⁵。陳文述「論癡亦是有情癡」浪漫多情的個性²⁶，以及對女性的偏愛，在《西泠閨詠》中可以說是得到極致的發揮。

陳文述的風流浪漫，還可以從他與青樓才人往來中看出，吳門畫舫，秦淮風月，詩集中皆留下不少相關題詠。陳文述又好修道，與方外女性亦有往來。生活上接觸不同階層的女性，使《西泠閨詠》在采錄上有較寬廣的面向；而籠括不同身分階層的女子，使這本書顯得豐富多彩，也使他的作品不致完全淪爲特定階層的頌揚。

陳文述相信天地之間，傑出優秀的女子必然不少，他極端服膺宋謝希孟所言：「天地英靈之氣，不鍾於男子，而鍾於婦人」，甚至還強調「三復此言，益信斯言之不誣矣」²⁷，《西泠閨詠》中亦嘗引用其言²⁸。張雲璈更

¹⁸ 《西泠閨詠》卷10〈滌淨軒詠徐淑則〉，頁9。

¹⁹ 各詩分別見《碧城仙館詩鈔》卷1，頁7、8、10、17。

²⁰ 各詩分別見《碧城仙館詩鈔》卷3，頁4、12。

²¹ 各詩分別見《碧城仙館詩鈔》卷3，頁4、12。

²² 各詩分別見《頤道堂詩選》卷1，頁25；卷2，頁19。

²³ 見《碧城仙館詩鈔》卷3，頁4。

²⁴ 見龔凝祚〈西泠閨詠序〉，頁3-5。

²⁵ 謝翠霞詩見龔凝祚〈西泠閨詠序〉，頁3；陳滋曾詩見《蘭因集》卷下〈族叔頤道夫子重修西湖三女士墓詩〉，頁12，清光緒七年錢塘丁氏刊本，收入《叢書集成續編》第257冊，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5年。

²⁶ 見《蘭因集》卷下陳滋曾〈族叔頤道夫子重修西湖三女士墓詩〉，頁12。

²⁷ 見《頤道堂文鈔》卷11〈姜晚泉兒女英雄畫跋〉，頁7。

²⁸ 見《西泠閨詠》卷6，頁13。

是代陳文述強調這個寫作因由：「千古菁英之聚，賢哲類得其菁華；兩閩靈淑之生，閩閣亦鍾其間氣。是以星名嫫嫫，月號姮娥。桃花王母，跡紀仙經；茉莉元君，名書梵典。蘭橈蕙幄，靈均湘女之篇；翠羽明珠，子建洛神之賦。莫不侈陳金粉，艷飾綺羅。奩香管煒，山川藉以生輝；釧動釵飛，花月因之增色。此碧城外史所以有《西泠閩詠》之作也。」²⁹張雲璈華辭麗藻的序文，指出了兩點：一是閩閣得天地靈氣所鍾，一是詠者須有子建靈均的才筆，方能使山川生輝，閩閣增色，而陳文述恰好具備了這兩項的認知與能力。事實上，陳文述相信「古來閩閣以文章著者，代不乏人」³⁰，但是女子留名不易，史籍記載太少，文人又多所忽略，陳文述對這個現象有深刻的觀察。他說：「古今不乏奇女子...不得文人筆墨以傳」，「即得其人以傳，而附會割截，...實猶未傳也。」³¹，「莫為灌園感憔悴，雲鬢多少委塵沙」皆是對女性處境的感嘆³²。歷史的虧欠與遺憾，使《西泠閩詠》負載了傳揚女性的使命感；因此，上自唐虞三代，下至嘉道年間，「宮闈之秀，以逮閩閣之英，凡有姓名，悉歸題詠」³³，所收女性包括宮闈后妃、閩秀才媛、賢婦貞女、姬妾侍兒、青樓紅粉，方外庶民等。采擇的寬容，題詠的用心，使《西泠閩詠》一書，不但彰顯了杭州的人傑地靈，也為後世，特別是清代女性保存了大量女性的資料。亦因如此，陳文述「擬琢茗華鐫姓氏」³⁴的初衷與承諾，使他筆下的女性永遠以美麗的身影呈現在歷史的畫卷中。

三、群芳高會：《西泠閩詠》中的女性

《西泠閩詠》中自娥皇女英始，至陳文述小妾文湘霞止，雖總為五百首詩，然所詠女性人數則遠遠超出五百人以上。依不同身分階層，大略可別為六類，包括：宮闈妃嬪、節婦烈女、閩閣才媛、姬妾侍婢、妓女歌兒、方外庶民。由於各類人數難以精確統計，故僅概略計之。以下分節說明，

²⁹ 見張雲璈〈西泠閩詠序〉，頁1。

³⁰ 見《頤道堂文鈔》卷11〈姜曉泉兒女英雄畫跋〉，頁7。

³¹ 見《頤道堂文鈔》卷11〈書楊夢羽金姬傳後〉，頁7。

³² 見《西泠閩詠》卷9〈湖隄弔關玉〉，頁4。

³³ 見張雲璈〈西泠閩詠序〉，頁1。

³⁴ 見《西泠閩詠》卷11〈湖上詠徐蘭友裘貞吉郭素嫻周解蘇錢貞淑〉詩，頁17。

並由詩詠中見出陳文述筆下各類女子的共同面貌。

（一）宮闈妃嬪

《西泠閨詠》中開卷以虞舜之娥皇女英爲首，有關宮闈嬪妃者，迄於五代，僅錄九人；卷三、卷四則全爲宋室宮嬪，爲本書吟詠重點。宋室南渡，以杭州爲臨安，歷史的因素使杭州的繁華到達極盛，陳文述蒐羅了許多史乘軼聞、筆記雜誌等，呈現了南宋後宮女子的生活際遇。本節以南宋後宮爲主，依其後宮階級略分爲三：

皇后：隆祐太后、高宗母韋太后、高宗吳后、孝宗三后、寧宗韓后、光宗李后、寧宗楊后、理宗謝后、端宗母楊太后、度宗全后。

嬪妃：哲宗後宮之慕容貴妃、高宗之劉賢妃、小劉妃、張婉容、孝宗姚妃、潘妃、光宗李后、黃貴妃、張婉容、寧宗曹婕妤、理宗賈貴妃、閩妃、度宗俞脩容、度宗胡美人、度宗妃花麗卿。

宮女：高宗應制諸女、女校場諸宮女、高宗菊夫人、高宗兩劉娘子吳夫人、孝宗瓊華綠華、郭瓊瓊許柔柔、寧宗內廷供奉楊妹子、寧宗宮人張氏、理宗衛芳華、度宗諸宮嬪、殉節諸宮女、殉節安康朱夫人安定陳夫人及二宮姬、王清惠昭儀、金德淑、宋舊宮人、宋宮人楊妙錫。

宮闈女性的命運不可避免的與個人寵廢、政治爭鬥或時代局勢緊密相連。如高宗生母韋太后，靖康之禍隨徽欽二帝北上，後和議成始回，因怒岳飛死獄中，乃終身在宮中著道服，陳文述因而感嘆：「長城自壞君何意，遺恨黃絛換翠鬢」（〈宋宮詠顯仁韋太后〉，3-2）³⁵；對於高宗吳后射箭護主的勇敢行徑，陳文述則有高度的讚揚：「一箭能教敵騎摧，皂紗尺五見雄才」（〈德壽宮詠憲聖吳后〉，3-3）；對光宗李后的妒逆，也有「太息倉庚難療妒，脫簪不稱玉玲瓏」的指責（〈壽康宮詠李后〉，3-13）。至於通經史，有宮詞百首，能小王書的楊皇后，其妹亦善書畫，以藝文供內庭，且「凡書畫進御頒賜皆命署題，有楊娃印章」。陳文述以爲楊妹子無位號，「大約是見抑于后耳」，而有「絕似南唐小周后，清泠宮苑唱提鞋」之句（〈倚香閣詠楊妹子〉，4-1），點出姊妹微妙的關係。度宗胡美人因父得罪賈似道，被遣出宮，削髮爲尼，「他年斜日紅棉路，悟徹風旛靜不言」之句（〈妙靜

³⁵ 爲免註腳繁瑣，本節以下凡引自《西泠閨詠》中之詩文，篇名卷頁皆附見行文之後。

寺詠胡美人〉，4-8），則是期望美人能看透世間假相。深宮中的恩怨錯綜複雜，陳文述的吟詠，展現了他對南宋後宮的女性處境的體察。

亂世中，宮嬪后妃的命運更爲悲慘。對於能盡忠全節的后妃，陳文述往往以較大的篇幅記載其事，如端宗母楊太后在知道陸秀夫負帝昺投海死後，撫膺大慟，亦赴海死。陳文述詩中有極大的哀感和崇敬：「彤闈報國奉心肝，郁烈椒塗世所歎。銜石心勞精衛苦，補天力絀女媧難。龍歸滄海秋潮急，鶴去崖山夜雪寒。留得錢塘故宮樹，月明夜夜嘯孤鸞。」（〈鳳凰山弔楊太后〉，4-6）；楊太后的全忠盡節，除了小傳中有較詳盡的說明外，陳文述還特別讚嘆：「有宋立國三百年，有降敵之寡婦孤兒，復有死國之寡婦孤兒。若慈元者，豈非三百年中第一賢后妃哉！」。此外，宋室末年，有許多投水殉節的宮女，她們的名字並未見載史書，陳文述的「金翠腕闌零落盡，芳名何處問泉臺」的詩句（〈小西湖弔殉節朱宮女〉，4-10），道出了這群時代悲劇下犧牲者的哀痛。被迫隨元人北行的宮人中，有安康朱夫人、安定陳夫人及二侍兒自縊殉死，衣中留有紙書一卷，對這四位「失其姓氏」的宮人（〈宋宮弔殉節安康朱夫人安定陳夫人及二宮姬〉，4-10），小傳載錄了這封絕命書的內容，呈現出陳文述對她們節義的敬重與彰顯。又有王清惠等十七位宮人流落北地，曾分韻賦詩贈汪元量南歸，陳文述居京城時，即曾賦詩吟詠這群女子³⁶；《西泠閨詠》中則云：「惆悵宮嬪十七人，金臺餞別最傷神。芳魂已斷江南夢，玉骨空銷塞北塵。」（〈泉亭弔宋舊宮人〉，4-12），小傳詳細列載了十七人的名字，是陳文述最深的致悼。陳文述行吟西子湖畔，想見宋宮滄桑，小傳有云：「憑弔梳妝之閣，徘徊洗粉之池。麝土香銷，空啼鬼雨；鳳山髻在，誰縮宮雲，不勝燕麥兔葵之感矣。」，憑弔故宮舊地，感懷佳人淪落，面對西湖煙雨，亦惟有唏噓而已。而這些身經亡國之痛，流離被虜的女子在《西泠閨詠》中留下了小名，令後人能在巨大的歷史創痛中，看到沒沒無聞的宮中女子的眼淚。

南宋短暫的昇平，也帶給後宮多采多姿的歡樂，「和議書成百事休，滄桑家國不知愁。已將北內更南內，直把杭州作汴州」（〈德壽宮詠光堯宮嬪〉，3-5），描寫宮廷耽於宴樂，小傳中羅列了光宗寵幸的宮嬪如信安趙夫人、咸寧藺夫人、馮美人等十三人，又列舉才人、妃嬪從人等十七人；又如〈南宋詠度宗諸宮嬪〉中亦列舉所幸宮嬪十五人。陳文述不惜筆墨的羅列後

³⁶ 見《頤道堂詩選》卷3〈寓齋近仙露坊是宋宮人錢汪水雲處〉，頁9。

宮女子的名姓中，最值得注意的，應是他對御前以才藝供奉的女子的關注，他大篇幅的錄載這些僅見於雜記舊志中的名姓，如〈德壽宮詠御前應制諸女〉引自《朝野雜記》云：

慈聖御前應制多女流：棋為沈姑姑；演史為張氏、宋氏、陳氏；說經為陸妙慧、妙靜；小說為史惠英；隊戲為李端端；影戲為王潤卿。

續引《藝流供奉志》云：

棋待詔沈姑姑、上官夫人；鼓板待詔潘小奴；傀儡待詔盧金綫、張逢喜；踢弄待詔吳金腳、吳鷄子等。

又引《武林舊事》云：

演史張小娘子、宋小娘子、陸小娘子；說經陸妙慧、陸妙靜；小說史惠英；影戲李二娘、王潤卿、黑媽媽；鼓板陳宣娘；雜劇王雙蓮；唱京詞蔣郎婦、吳郎婦；諸宮調高郎婦；女颺韓春春；繡勒帛錦勒帛僂六娘；打彈射弩林四九娘。

整篇文章不憚重複的歷數宮中的才藝女子，並在詩中描繪後宮的演藝盛況：「勾欄踏踣推金腳，側劇彈棋喚翠娥。菊部梁州春按舞，霓裳散序夜聞歌。」（〈德壽宮詠御前應制諸女〉，3-6）。此外，瓊華、綠華善琴阮、下棋、畫竹；郭瓊瓊、許柔柔呈演隊舞；菊夫人歌舞冠絕後宮；她們都以特殊的才藝妝點了盛世。雖然鳳凰山頂設有女校場，教宮人習武，但是，陳文述的「君王寫罷蘭亭字，閒聽劉妃白玉笙」（〈女校場詠南宋諸宮女〉，3-7），「半壁江山誤和議，又將金粉誤官家」（〈春華堂詠瓊華綠華〉，3-11），「不重絲綸重羅綺，可憐別是一家春」（〈宋宮詠度宗諸宮嬪〉，4-8）等句，不無感諷之意。雖然如此，陳文述對這些湮沒在歷史陳跡中的才藝女子，確有一份特殊的關懷，從筆記雜誌中鉤沉出來，足見陳文述憐惜女才的用心了。

(二) 節婦烈女

《西泠閨詠》中有關賢貞節烈的女性吟詠約三十則，唐五代以前五人，宋元約十七人，明清約十五人。茲依其德行略分三者：

孝女：唐馮孝女、唐孝女唐醜娘、宋盛孝婦、岳飛女銀瓶、元陳孝女、清代綠蛾、李錦娥

賢婦：晉孫氏定夫人、元趙端淑鄒賢母、清查初芳

貞烈：五代何節婦、宋元之際葛天思雙夫人、徐君寶妻、徐元娘、元楊玉囊、周烈婦、五烈女、翁烈女、寶哥妻、明清之際雲霄女子、沈素瓊、清吳德芳、劉烈女、孫秀姑、陳貞女、曹貞女、汪貞女、單李二貞女、崔府君妻、金召南

就全書而言，賢婦貞女的比例並不高；再就其德行細分，貞烈的人數則明顯偏多。陳文述對賢婦貞女的評價當然是充滿敬意的，孝女們割肉奉親的舉動，陳文述雖然並不同意，但是「愚孝孤忠同一轍，古來幾輩肯披肝」(〈錢塘弔盛孝婦〉，2-7)，則又憐其純孝可感。即使孝女姓名無可考，然而「巾幗勝子推之義，閨門懷弘演之仁」(〈唐墓山詠唐孝女唐醜娘〉，1-7)，陳文述認為亦不應令其無聞。孝女往往因家貧，須挑起養親的重擔，如何節婦、盛孝婦等，陳文述感嘆「孝婦艱難過孝子」(〈錢塘弔何節婦〉，1-11)、「為婦豈如為子易，事姑原比事親難」(〈錢塘弔盛孝婦〉，2-7)，是真正看到了女性為人媳婦的艱難之處。至於孝女而名曰「醜娘」，陳文述也有特別的解釋：「按古人取字，每以相反者為名，則醜有美之義焉」(〈唐墓山詠唐孝女唐醜娘〉，1-7)，可見其曲意維護之用心。這些孝女賢婦往往沒有名字流傳，若非有心發掘，亦終將湮沒無聞，無怪乎胭脂嶺上陳孝女已無遺跡可尋時，陳文述有「無復殘碑勒遺塚，不禁清淚滴衣裳」(〈胭脂嶺弔陳孝女〉，7-6)的悲感了。

亂世中女性的命運，亦是陳文述常在吟詠中所慨嘆的，「從來閨閣多芳烈」(〈杭州弔五烈女〉，7-7)是他對貞烈女子面對死亡時所表現氣魄的讚嘆。何節婦守病姑，為群盜所劫，自經而死；元師至，徐元娘從父兄投井死；張士誠寇杭州，黃仲起家中五婦皆自殺；徐君寶妻被擄，題詞於壁，投水而死；葛天思不降元兵死，妻妾二人協志守貞；楊玉囊守志不嫁，兵亂閉戶餓而死。種種節烈，血淚斑斑，陳文述有「紅粉不堪逢亂世，幾多精衛解鳴冤」之句(〈錢塘弔何節婦〉，1-11)，則是為亂世女子處境的呼

告。《西泠閨詠》的書寫，不但是要「青山埋骨不埋名」（〈萬松嶺弔崔府君妻〉，12-2），「好爲湖山留正氣」（〈梯雲樓弔徐元娘〉，5-3），也是要爲這些女子一申她們的苦情。

至於受冤憤死而顯靈異者，如劉烈女、孫秀姑。《西泠閨詠》小傳詳細敘其始末，詩中讚其「烈女冰霜玉女星」、「烈女貞姬似爾無」，並警告世人行事不可泯滅良心；「寄語人間昧心者，青天到處有雷霆」（〈南新橋弔劉烈女〉，11-1），女子雖弱，正氣芳烈卻是不可侵犯。「拂衣來讀韓陵石，紅葉彫霜碧蘚枯」二句（〈南山弔孫秀姑〉，11-16），說明了烈女的冰雪情操是連天地都要爲之動容的。

爲了表彰貞烈，陳文述也會載錄時人的作品，如陳貞女未婚守志，奉事老姑，撫育嗣子，極盡孝慈，小傳引朱青湖所作〈湖灣貞女操〉長詩一首，長詩中即稱頌其「終年長抱冰雪情」（〈夾字港詠陳貞女〉，12-3）。至於處士奚岡的媳婦汪氏，未嫁守志，奚岡歿，汪氏營葬之，陳文述則以「煙霞眷屬林和靖，冰雪神仙萼綠華」（〈冬花菴哀汪貞女〉，12-4）形容其家一門高節。此外，陳文述對鄰里女子節行足以表揚者如單貞女、李貞女，亦留一席之地。二人因家貧，養親不嫁，小傳言其「皆余家比鄰」，「數十年如一日，可哀亦可敬也，賦之以待采風」（〈二橋詠單李二貞女〉，12-4），貧家女子若無人爲之表揚，亦終究付諸草野；所云：「比鄰相望嬰兒子，貞孝何人解勒碑」，正是陳文述不忍貞心泯沒，留待後人表彰。而陳文述的外甥女李錦娥不嫁，幼弟病，恐傷父心，乃割股和藥，弟夭，哀痛病卒，朝廷予以旌表。陳文述曾爲撰碑，「惆悵題碑數行事，曹娥塚畔草芊芊」二句（〈西泠橋弔李錦娥〉，16-8），有無限的感傷。碧草芊芊，孤墳寂寂，題名勒碑，可以名聞當世，慰斯人於泉下；而書之於紙墨，詠之於毫端，更是要芳魂烈魄長留人間。

（三）閨閣才媛

《西泠閨詠》中蒐錄最多的是閨閣才女，顯然也是全書的重心。女作家人數以明清二代爲最多，此中可以視作古代婦女文學發展的縮影，印證出清代江南地區婦女作家蓬勃的景象。茲依時代先後，略計其所收錄的狀況：

晉迄五代：謝道韞等 6 人。

宋代：李清照等 9 人。

元代：管道昇等 4 人。

明代：費懿芳等約 40 餘人。

清代：商景蘭等約 150 餘人。

《西泠閨詠》自卷十至卷十六，所錄皆為清人。卷十二起則多為陳文述當代的作家；至於卷十六，所錄女作家皆與陳文述有深厚關係，包括女弟子、親戚、眷屬等。

整體而言，自乾隆至道光年間，《西泠閨詠》女作家的人數比例最多，這可能由於時代切近，人物較為熟悉，資料易於掌握有關。值得注意的是，在撰述女作家時，陳文述也往往將自己寫入，呈現出與作家的互動關係，為後世提供了文人與閨秀往來的資料。如楊蕊淵與李晨蘭，小傳中陳文述皆提及為二人作序，詩中亦云：「廿年回首碧雞坊，春雨銅街夢未忘」、「我是嬋娟舊書記，遺編珍重護靈芸」（〈琴清閣懷楊蕊淵〉，15-11，〈生香館懷李晨蘭〉，15-11）回憶二十多年前在京城與二人結識並為傭書的往事；又如詠錢雲門，有「君家群從吾皆識，又見金閨詠玉臺」之句（〈耕石山房詠錢雲門〉，15-6）。陳文述師事阮元，曾為編校書籍^⑦，故而詠阮元家室有：「我是尙書門下士，也同七略校劉歆」之句（〈琅嬛仙館詠孔經樓劉書之謝月莊唐古霞〉，13-1）。錢楚長、汪靜宜皆為文述妻之義女，小傳中惜其早逝（〈西湖懷錢楚長汪靜宜〉，15-7）。吳興譚韻梅、韻蓮姊妹曾寄詩陳文述，文述乃有「鐵崖樂府誰相和，祇有蘭英與蕙英」句（〈翠芳園懷譚韻梅韻蓮〉15-12）。又載朱湘姮，云：「為余寫碧城仙館團扇」（〈浣秋水榭詠朱湘姮〉15-13）。至於有關女弟子的詩詠，更是直接說明師生因緣。由於呈現作者與被詠者的關係，也使小傳詩篇中平添了一份親切感與真實感。

陳文述對女作家家族式的吟詠也會特別標舉出來，小傳中敘及一門風雅，一詩輒兼詠二人或數人，尤能見出諸人關係。如清初商景蘭三女二媳，其妹商景徽、姪女徐昭華，皆能詩，小傳歷舉諸人名姓，言其閨門吟詠之盛（〈幻影樓詠商景蘭〉，10-1）；詠顧玉蕊，則有「女能詠絮才應美，婦

^⑦ 阮元編《兩浙輻軒錄》〈凡例〉：「參校補採諸人」題名，陳文述名列其中，清嘉慶六年仁和朱氏錢塘陳氏同刊本；又阮元《定香亭筆談》卷4：「陳雲伯編《定香亭筆談》適成。」，頁58，《續修四庫全書》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解吟椒句亦芳」(〈亦政堂詠顧玉蕊〉, 10-1)之句;又如方芳佩有二女,皆能詩,陳文述稱其「婉姘諸女皆如玉」(〈在璞堂詠方芷齋〉, 13-1);程弱藻與女兒汪坤、汪仲唱和(〈錢塘詠程弱藻汪坤汪仲〉, 13-2);葉佩蓀一門婦女更是「人人有集,合刻行世」,陳文述一詩並詠其妻妾女媳,稱其「十二瑤臺繼梅市,傳經爭禮絳帷紗」(〈湖上詠周映清李含章葉令儀陳長生周星薇〉, 13-2)。姊妹如柴靜儀、柴貞儀(〈蕉園詠柴靜儀貞儀〉, 10-8);張槎雲、張玉霄,「花晨月夕,賦詩唱和」(〈北郭詠張槎雲玉霄〉, 10-12);孫雲鶴、雲鸞、雲鴻、雲鵠、雲鷗,文述稱其「一門之盛,足媲宋若華姊妹矣」,詩云:「天香國色群芳譜,都是春風姊妹花」(〈湘筠館懷孫雲鶴雲鸞雲鴻雲鵠雲鷗〉, 13-4);袁枚三妹皆能詩,詩詠有「孝綽家風諸妹好,當年閨閣亦推袁」(〈照玉樓詠袁素文靜宜秋卿〉, 12-8);又併詠袁枚女孫袁青、袁嘉、袁壽、袁坤諸人(〈湖樓詠袁黛華柔吉瑤華小芬〉, 12-9);王蘭上姊妹三人閨中聯吟,文述言其「讀書合數嬋娟一,聯句曾聞姊妹三」(〈湘花館詠王蘭上〉, 15-4)。此外妯娌如黃雅宜、吳香宜(〈葵巷詠黃雅宜吳香宜〉, 12-9);親族如席佩蘭、屈秉筠、謝翠霞(〈花神廟詠席道華屈宛仙謝翠霞〉, 12-11);妻妾如朱柔則、顧春山(〈河渚詠朱柔則顧春山〉, 10-8),皆見其閨閣風雅。又如阮元閨門,悉皆能詩,文述詠云:「三婦嬋媛俱逸品,一家翰墨總仙心」(〈琅嬛仙館詠孔經樓劉書之謝月莊唐古霞〉, 13-1);沈采石與媳婦范湘磬的深閨清興,文述詩云:「羨她姑婦清談夕,未許棋聲隔院聞」(〈畫理軒詠沈采石〉, 14-1)。《西泠閨詠》以合詠的方式可以說更具現了閨閣才女文學家族的盛況,以及女性文學的獨特的景象。

陳文述對女作家之間的交游往來亦多有著墨,如記載錢鳳綸「與顧啓姬、柴季嫻、林亞清、馮又令、張槎雲、毛安方,號蕉園七子」(〈古香樓詠錢雲儀〉, 10-2),又言徐燦、柴靜儀、朱柔則、林亞清、徐淑則為「蕉園五子之一也」³⁸,則知五子與七子有異同者;又於顧啓姬、馮又令、毛安芳條下亦皆分別明載「蕉園七子之一」。陳文述對蕉園諸子十分讚嘆,有詩云:「金粉五君餘雅集,綺羅七子有詩壇」(〈古香樓詠錢雲儀〉, 10-2)、「誰與蕉園話詩社,西湖煙雨解招魂」(〈淙淨軒詠徐淑則〉, 10-9)、「何

³⁸ 分見《西泠閨詠》卷10〈湖樓兩感詠徐湘蘋〉,頁2;〈蕉園詠柴靜儀貞儀〉,頁8;〈河渚詠朱柔則顧春山〉,頁8;〈鳳簫樓詠林亞清〉,頁9;〈淙淨軒詠徐淑則〉,頁9。

處蕉園餘舊址，綠天菴外不勝寒」(〈古香樓詠錢雲儀〉，10-2)等句，皆在緬想蕉園諸子當年詩箋唱和的情景。此外，又詠吳蕊仙，言其「與才女周羽步爲六橋三竺之遊」(〈六橋詠吳蕊仙〉，9-6)；王梅君詩作，有閨秀林亞清、徐德音品題(〈玉照樓詠王梅君〉，11-6)；杭筠圃與方芳佩合宅，「居多酬唱」(〈松吹堂詠杭筠圃〉，12-1)；席怡珊與汪端「訂異姓姊妹交，規勸關切，不異手足」(〈瑤草珠花閣詠席怡珊〉，15-8)；李晨蘭與許林風「訂文字之交」，小傳中還特別錄載李晨蘭〈秋葉懷林風〉七律詩四首(〈閨風閣詠許林風〉，15-11)，以見證二人情誼。《西泠閨詠》中記錄了女作家的交游，雖然簡單勾繪，但是，卻有助於後世對清代女作家人際關係及其吟詠活動的考察。

陳文述敘寫閨閣才媛著作之盛時，並未忽略一些僅有少篇作品的作家，由於零縑散簡，不易保存，他甚至不惜篇幅載錄下來，頗見輯佚之功。如宋代女子金麗卿跋涉於廣信道中，有題壁詩一首(〈梅邊柳外懷金麗卿〉，7-2)；元代曹妙清與楊維禎唱和，有〈西湖竹枝詞〉(〈南山第一橋懷曹妙清〉，7-3)。又明代楊倩玉之〈西湖竹枝詞〉(〈竹間廬詠楊倩玉〉，8-13)；萬歷中會稽女子，自傷婚姻，和淚題壁之詩文(〈江上弔會稽女子〉，8-15)；誤嫁賣菜傭之子的闕玉，有〈感吟〉詩一首(〈湖隄弔闕玉〉，9-3)；明清之際因亂被劫的宋娟、吳芳華，題詩於逆旅驛壁(〈錢塘懷宋娟〉、〈天竺弔吳芳華〉，9-5)。又如梁小玉的和詩麗句(〈花壇三秀祠懷梁小玉〉，9-14)，陳德懿寄好友朱靜菴詩(〈小園詠陳德懿〉，10-8)，清代許韞輝的〈秋閨〉詩(〈錢塘詠許韞輝〉，11-10)，陳坤維家貧典書之題箋小詩(〈西泠詠陳坤維〉，11-11)，陳汝凝贈妹秋海棠之四六文小啓(〈錢塘詠陳汝凝〉，11-8)，沈詠南徵詩詠滇南四景小啓(〈錢塘懷沈詠南〉，11-5)，高澹仙〈孤山弔小青〉之作(〈孤山詠高澹仙〉，11-6)，陳定林〈詠賣花聲〉詩(〈生秋閣詠陳定林〉，11-7)；此外，朱淑真於魏夫人酒筵即席之作，小傳更是大篇幅錄載其七言絕句五首(〈西湖詠魏夫人〉，7-1)。閨閣詩本就傳之不易，陳文述的收錄，代表了他對作品的肯定與欣賞，使《西泠閨詠》兼具了詩話的功能，當然也增加了作品的曝光與流傳的機會。

女作家的境遇，有幸與不幸。其中有夫婦唱和之樂者，如明代朱妙靜的「閨中唱和」、「白頭偕老，子孫蕃衍」的幸福(〈湖曲詠朱仲嫻〉，8-2)；徐媛夫婦的「詩酒之樂」(〈龍井詠徐小淑〉，8-7)；清代翁少君隱居河渚，

「夫婦唱和」之雅（〈西湖詠翁少君〉，10-14）；又吳柔之、潘素心，皆嫁得佳偶，「彼此倡和，若笙磬之調」（〈錢塘詠吳柔之潘素心〉，13-3）。婚姻不幸者，如宋之韓玉父，夫遠宦而見棄（〈西湖懷韓玉父〉，5-7）；朱淑真嫁爲市井妻，文述憐之，有「才人誤嫁真淒絕，不解吟詩亦斷腸」之句（〈寶康巷懷朱淑真〉，7-1）；萬曆會稽女子承受婚姻暴力，文述憫其遭遇，有「愁絕梨花經雨後，飄零香玉委芳叢」（〈江上弔會稽女子〉，8-15）；關玉之誤嫁鄙夫，備受苦楚，文述詩有「才人誤嫁泣悲笳」之嘆（〈湖隄弔關玉〉，9-3）；徐協英遭逐棄，賣卜維生，陳文述詩詠有「生折瑤釵斷玉簪，美人薄命最酸心」（〈蛾眉山詠徐協英〉，12-4），才情被誤，是陳文述所深惜於女子的。

女作家中有家境貧寒者，如在西泠段橋賣詩畫自活的黃媛介，陳文述詩言其「天涯寒女此蛾眉，來向西泠借一枝」（〈段橋詠黃皆令〉，10-3）；又如徐協英賣卜維生（〈蛾眉山詠徐協英〉，12-4）；印白蘭「開館授徒，以給饘粥」，又「售竹器自給」（〈小方壺詠印白蘭〉，12-6）；歸佩珊「往來江浙，爲閨塾師」（〈蒹葭里懷歸佩珊〉，14-1）。此外，有守節守貞者，如商景蘭夫祁彪佳殉難，教子成名（〈幻影樓詠商景蘭〉，10-1）；吳柏未嫁夫死，苦節以終，文述以「閒來獨倚朱闌坐，不玩文鴛玩白鷗」之句，形容其貞心清節（〈小橋詠節婦吳柏舟〉，10-5）；隨園女弟子駱綺蘭，「早寡，撫孤女，食貧苦節」（〈湖心亭詠駱佩香〉，12-8）；汪婉春早孀苦節（〈妙華菴詠汪晚春〉，15-1）；又有陳端生因夫謫戍，著《再生緣》以寄意，未逮夫歸而死，小傳中對《再生緣》頗多讚譽（〈繪影閣詠家□□〉，15-10）³⁹。

至於不幸生逢亂世，驛壁逆旅間，更有多少女子的眼淚，「鈿車碾恨香塵少，驛壁留題蠟淚多」（〈天竺弔吳芳華〉，9-5），哀悼吳芳華，也哀悼亂世帶給女子悲慘的命運。衛琴娘爲賊人所劫，淚墨摻土，題詩壁上，陳文述早年撰有長詩一首⁴⁰，已致哀思，而「瓊臺雙闕家何處，玉骨芳魂儘可哀」之句（〈江上弔衛琴娘〉，9-1），仍是痛惜流落受創的靈魂。才女的際遇各有幸與不幸，《西泠閨詠》中的女性因陳文述的記載書寫，各自呈現了她們的悲歡，在陳文述的哀嘆或稱賞之中，映照出了女作家不同的命運。

³⁹ 案：《西泠閨詠》未書陳端生名姓，應有所諱。可參見陳寅恪〈論再生緣〉，《陳寅恪先生文集·寒柳堂集》，頁1，台北，里仁書局，1981年。

⁴⁰ 見《頤道堂詩選》卷2〈琴娘曲和王仲瞿石颯樓詩即用原韻〉，頁19。

(四) 姬妾侍婢

《西泠閨詠》中身分屬姬妾侍婢的女性不在少數，她們亦是陳文述所關心一群。她們常常隱藏在文人的風流韻事中，由於地位卑下，不為人注目，命運也往往堪憐。陳文述蒐集的範圍，由漢之司馬遷妾隨清娛始，至卷末家中小妾文湘霞爲止，約有九十餘人，仍以清人爲多。茲依時代先後略計其人數：

漢代：司馬遷妾隨清娛 1 人。

唐代：白居易妾婢樊素等，9 人。

宋代：寇準妾蔣桃等，約 30 餘人。

元代：楊鎮姬粉兒等，約 9 人。

明代：張方洲姬寒香晚翠等 3 人。

清代：查伊璜諸姬楚些月些等，約 40 人。

姬妾侍婢中，多因文人吟詠而留名，如白居易、張先、辛棄疾、楊維禎等家姬，楊蟠之笛婢，秦觀之贈詩妙奴，陸游題扇贈張功甫姬新桃、詠韓侂胄家姬等。陳文述詩往往寫其珠圍玉繞，歌舞勝景，如：「天竺石前環翠黛，紫陽花畔擁雲鬟」（〈虛白堂懷樊素羅蠻楊枝柳枝紅綃紫綃春草萱草陳結之〉，1-9）、「莫笑江南散樂家，後堂絲竹總如花」（〈鐵冶嶺詠竹枝柳枝桃花杏花小瑀翠羽〉，7-10）、「微渦暈靨方春艷，淺醉融肌軟玉溫」（〈周漢國公主第詠粉兒〉，7-9）、「煙中翠袖微波遠，檻外羅裙細縠柔。橫笛聲遲河影直，采菱歌起月華流」（〈鏡香亭詠蓮姬〉，12-13）、「鈿車緩緩紅香陌，畫舫遲遲綠水涯」（〈玉連環室詠莊連珠閨少霞〉，13-8）、「花影微波秋擻笛，月華涼露夜吹簫」（〈可莊懷高玉〉，14-7），充滿溫香軟玉，旖旎浪漫的美感。

姬妾中亦不乏通文墨，能詩善畫，有才藝者，《西泠閨詠》自亦錄其作品。如宋苗氏女失身爲妾，臨行作七言絕句別其母，小傳錄之（〈馬塍詠苗氏女〉，6-5）；吳郡王姬梅嬌與杏倩，工詞翰，曾賦詞相互譏嘲，文述錄二人詞，詩並云：「瑤臺畢竟仙姿靜，禁苑應憐笑靨開」（〈吳郡王宅詠梅嬌杏倩〉，6-2）；錄賈似道妾張淑芳〈更漏子〉一首（〈九溪懷張淑芳〉，6-8）；又載青衣雪蘭，書法娟秀，詩亦有致，後以情死。陳文述詩有「霜裏幽蘭況雪中，孤芳不與眾芳同」，既寫其孤高，又寫其遇薄，「殘香著紙螺痕淺，澹墨凝塵蠹粉空」（〈錢塘懷雪蘭〉，14-7），遺稿澹墨，猶有芳澤，

徒令觀者惆悵空嘆。

陳文述的詩篇中亦有呈現侍妾書香清韻的生活情調，如：「解潑墨池供洗硯，閒窺書格玩簪花」，寫梁山舟學士侍姬陳素華的閒情（〈頻羅菴詠陳素華〉，13-5）；「屏間溫酒移燈影，廊下煎茶聽雨聲」是陳文述對家婢的懷念（〈碧城仙館懷秋蟾文鶯〉，14-11）；「玉蟾試墨吟三竺，金鴨添香話六朝」、「二十四竿修竹在，湘簾閒聽雨瀟瀟」是李中丞姬妾高玉的雅懷（〈可莊懷高玉〉，14-7）；至於「碧紗花靜絃初拂，翠袖香微墨澹磨」（〈可花軒詠繆秀芝〉，15-2）、「妝成寫韻香盈紙，吟罷論琴月滿軒」（〈問花軒贈華芸卿黃蘭卿蕙卿〉，16-4）、「池上月來臨檻玩，庭前花發捲簾看」（〈翠涑園贈姬人蔣玉媽〉，16-10）等等，也都揭示了書香門第中侍妾生活的清趣。

姬妾侍婢的命運本來就是俯仰隨人，有不堪受虐者，如：馮小青不容於正室，抑鬱病卒，詩詠悲其「傷心紅粉知多少」，陳文述特為其修墓建館，廣徵題詠，和者有三十餘人，尤可見其關注憐惜之意（〈梅花嶼弔馮小青〉，9-2）^①。莊憐春幼鬻為婢，後為邑紳強購為妾，正室窮悍極虐，閉空屋中，自經而死；陳文述同情其處境，有「誰使織娥同換馬，生憐彩鳳竟隨鴉」的悲嘆（〈瓊花園弔莊憐春〉，14-3）。或有主人淪沒時，亦不免流落者，如吳卿憐，原為侍兒，後為人購獻相國和坤，和坤籍沒，卿憐賦詩自悼，聊落以死；陳文述在京城時，已為作長詩〈卿憐曲〉，閨詠有云：「青山過雨香車軟，淶水澄霞畫舫輕」、「兩度龍華悲小劫，蘭因何處問三生」，言其過往之榮華，又悲其天涯之淪落。又有被遣出，身世堪憐者，如李芳蘭通翰墨，精音律，後遭遣出，所嫁非偶，陳文述將其比之為「天女退相」（〈華藏室詠李芳蘭〉，15-4），蓋嘆其前後境遇之差異。又有章倩香，為中丞侍兒，後嫁為民妻，往來大家為閨閣琴師；梁德繩感其身世，為賦〈金縷曲〉四闋，小傳中錄其全詞並序，陳文述詩有云：「寒女羈愁珠柱託，美人心事鞠通知。飄零等是邯鄲婦，惆悵冰絃淚暗垂」（〈玉簪巷詠章倩香〉，14-3），亦歎其命運零落。

姬妾中亦有志節可嘉者，如盧碧蓮被讒，遣歸不從，出家為尼，陳文述詩讚其「冰心映澈西湖水，晚翠寒香第一流」（〈淨香菴詠盧碧蓮〉，12-14）。又如錢遇珠、項馥貞與夫共甘苦，詩稱美二人：「經得一番寒徹骨，

^① 詳見陳文述編著之《蘭因集》。

春風合喚兩梅花」(〈葛林園詠錢遇珠項馥貞〉, 13-5)。又楊素玉夫歿, 諸姬星散, 獨留不去, 晚年貧病, 汪端母最重之, 陳文述有「閑覽湖山話開寶, 樓臺金碧暮雲空」之歎(〈舞香館詠楊素玉〉, 14-5)。

然而姬妾大抵多具美貌, 《西泠閨詠》於此尤有較多的書寫: 如范成大讚美趙彥博家姬小瓊為朝中姝麗, 陳文述吟詠而有「妝濃月鏡珠生彩, 坐擁雲屏玉放光。絕艷三姝誰第一, 瓊花畢竟是花王」(〈湖上詠小瓊〉, 6-3); 詠孫古雲姬莊連珠、閔少霞, 云:「鶯鶯燕燕隱窗紗, 一樣新妝麗曉霞」(〈玉連環室詠莊連珠閔少霞〉, 13-8); 稱丁霞裳「儀靜體閑, 花中綠萼梅也」, 言其與夫雪林花海之遊, 而有「幾重花海明妝靚, 一路青山黛影低」(〈西湖詠丁霞裳〉, 13-9); 郭馨妾范素君, 美貌可以「比之苧羅西子」, 陳文述詩詠云:「靈芬別館寫蘭芽, 水閣塗妝側髻鴉。王母侍兒原絕世, 武陵娘子舊名家。畫簾煙澹籠花氣, 素壁雲開玩月華。十二珮環誰最似, 苧羅煙雨浣輕紗。」(〈花神廟詠范素君〉, 14-2), 寫其閑雅情態。此外, 如「繡襦甲帳擁傾城, 美人簪花掩翠楹」(〈紫玉屏詠吳佩芳〉, 12-13)、「簾外春聲聞乳燕, 池邊瘦影見驚鴻」(〈西湖詠沈虹屏〉, 12-13)等, 亦皆可看出陳文述對美貌的烘托。

凡所錄諸姬妾, 如為陳文述所熟悉者, 或曾來往者, 詩詠中對其容貌通常會有較多的敘寫。如張雪棠, 文述記載云:「曾於湖隄見之」, 描述其儀態有言:「花明玉艷, 若輕煙之籠白芍藥也。」, 張雪棠未嫁時陳文述即與之熟識, 並以「蘅卿」字之, 並贈詩多首¹⁹。《西泠閨詠》中不但寫其情態, 也流露出懷舊的惆悵之感, 詩云:「牡丹雙髻內家妝, 蘭棧分明繫綠楊。吳語纏綿花蕊小, 楚腰纖細柳絲長。畫來蛺蝶空留影, 夢斷蘅蕪賸有香。綠葉成陰人不見, 樊川春恨碧瀾堂」(〈眉月樓懷張雪棠〉, 14-6), 充滿懷念的筆墨與對伊人形貌的描繪, 可見陳文述的情懷了。此外, 秋蟾、文鶯為陳文述舊日家婢, 他也以濃郁熱烈的筆調, 描寫二人的情態, 詩云:「婢知詩似鄭康成, 曾為雛鬟署小名。柳堆花媽俱有態, 鶯嬌燕姘豈無情。屏間溫酒移燈影, 廊下煎茶聽雨聲。惆悵綠陰人不見, 碧瀾依舊水盈盈。」(〈碧城仙館懷秋蟾文鶯〉, 14-11)。對於舊識, 陳文述顯然不諱言他的懷念, 懷念中伊人美麗的身影也永遠是他吟詠抒懷的主要焦點。

陳文述家眷姬妾有管湘玉、蔣玉媽、薛雲姬、文湘霞數人。陳文述稱讚

¹⁹ 見《頤道堂詩外集》卷9, 頁4-5, 清道光年間刊本。

諸位姬妾的美貌可以說是不遺餘力的，他沾沾自喜，且引以為傲，如稱管湘玉：「亭亭獨秀，有凌波出塵之致，比之花中之水仙」，詩中還特別摹其美貌：「濃抹淡妝俱絕世，芳華畢竟似卿無」（〈美人湖贈姬人管湘玉〉，16-10）；稱蔣玉嫣：「聚雪凝脂，有江上芙蓉之目。」（〈翠滌園贈姬人蔣玉嫣〉，16-10），並以知己許之：「有約文簫伴采鸞，嬋娟知己似君難」、「香燈道侶他年伴，靈竺三生話夜闌」，詩中並寫其聰慧貌美：「靈心慧似紅嬰武，國色嬌於白牡丹。池上月來臨檻玩，庭前花發捲簾看。」，是一位玩月賞花，意態悠閒的美人。至於壓卷之文湘霞，小傳稱其：「牡丹國色，幽蘭國香，殆能兼之。」（〈小美人湖贈姬人文湘霞〉，16-11），並以「西湖之勝，全在後湖...殆西湖中之小西湖也」，而以「小美人湖」比擬文湘霞，詩云：「徘徊翠袖隨中婦，彷彿青溪住小姑。」烘托其姬妾的身分，又狀其幽潔淡雅的意態；末句「記取晚妝憑黛影，滿樓花影月中鋪」，則寫其優美身影。陳文述毫不掩飾對姬妾美貌的誇讚，除了炫耀的心理外，當然流露了他對這類身分女子的觀看，美色得以長留詩篇，亦可以說是不朽了。

（五）妓女歌兒

《西泠閨詠》中蒐錄了許多許西泠相關的妓女歌兒，在文人的吟席或風流韻事中，她們往往佔了相當的份量。陳文述曾經題詠余懷的《板橋雜記》、捧花生的《秦淮畫舫錄》^⑬；於南京、蘇州亦曾流連風月，集中有不少酬贈之作^⑭。因此，青樓妓女，畫舫女郎，《西泠閨詠》中也留下了她們的身影。由南齊蘇小小始，至當代青樓，約有五十餘人。茲依時代，概計其人數：

南朝至唐代：蘇小小等 7 人。

宋元：琴操等，約 10 餘人。

明代：朱觀奴等，約 19 人。

清代：王玉真等，約 12 人。

在眾多的青樓女子中，不乏通翰墨，具詩畫才藝者，如宋之周韶，求落籍，受命即席口占〈白鸚鵡〉詩，小傳中錄其詩，陳文述憐其處境，有「偶逐鴛鴦閒入社，最憐鸚鵡乞開籠」之句（〈湖上懷周韶〉，2-11）；又

^⑬ 見《頤道堂詩外集》卷9〈秦淮雜詠題余曼翁板橋雜記〉二十四首，頁11；〈後秦淮雜詠題秦淮畫舫錄後〉二十四首，頁14。《頤道堂文鈔》卷1〈秦淮畫舫錄序〉，頁33。

^⑭ 參見《頤道堂詩外集》，卷9。

如龍觀，呈詩張先乞題，小傳亦錄其詩（〈柳州懷胡楚龍觀〉，2-12）；吳憐憐能詩善畫，人見其山水團扇，爲之歎惋，陳文述言其「絹素半藏琴匣裏，丹青都置鏡臺前。鶯花池館聽疏雨，金碧樓臺寫暝煙」（〈花月樓懷吳憐憐〉，6-12），寫其清雅不俗的情態；樂婉以詞留別情郎，小傳錄其詞，陳文述有「樓頭殘燭春心遠」、「離愁還與綰疏林」之句（〈賞心樓懷樂宛〉，6-14），形容其相思怨別之情。秦淮名妓馬湘蘭，「能詩，善畫蘭竹」，陳文述曾題其小像¹⁵，「西湖社集圖還在，曾爲題詩弔玉顏」之句（〈湖上懷馬湘蘭〉，9-11），玉人已杳，徒令人懷想。周綺生能詩，有詩自云：「掃眉才子多相妒，未敢人前說校書」（〈韜光懷周綺生〉，9-12），有自傷身世之感。小傳中錄其詩，陳文述詩詠云：「惆悵霜花與江雁，題詩誰是掃眉才」，即化用其詩句，既肯定其詩才，也同情其遭遇。又馬文玉亦能詩，「畫奩宿墨茶餘滌，琴譜殘牋酒畔題」（〈湖館懷馬文玉〉，9-13），則寫其琴書風致。

青樓中人，地位卑下，感情的歸宿往往落空，如謝希孟眷妓陸氏，後忽離去，陸氏悲啼投水，陳文述詩中對謝希孟稍有譴責：「道學風流兩無著，烏衣白袷太清狂」（〈鴛鴦樓懷謝希孟妓〉，6-13），爲陸氏不平。又爲蘇盼奴感慨不得與情郎偕老，「華山畿與韓憑木，不唱鴛鴦唱鷓鴣」二句，即哀悼有情人不能成眷屬的遺憾。又有「箜篌歌罷懷湘月，翠袖天寒掩竹廬」的柳絲（〈西溪懷柳絲〉，10-15），雖歸嫁，然公子遠遊。又王玉貞囊篋空乏，情郎遠適不歸，遂投水死，陳文述憐其情癡，詩云：「嬋娟竟爲憐才誤，愁絕煙波水一方」（〈湖上弔王玉貞〉，14-8），寄予無限的同情。

美貌應是青樓女子具備的條件，陳文述的筆墨於此亦有更多的觀看、凝想與描摹。如「開鏡舞鸞宜畫閣，卷簾語燕在雕梁」（〈鴛鴦樓懷謝希孟妓〉，6-13），寫歌舞景象；「琴心寫怨珠徽靜，蘭語生春玉齒香。檀板一聲驚蛺蝶，畫屏四面野鴛鴦」（〈湖上諸妓〉，6-14），寫諸妓爲湖山妝點聲色；「行魚避影驚紈扇，宿鷺窺妝近翠鬟。池館煙巒屏上樹，樓臺金碧鏡中山」（〈湖上懷馬湘蘭〉，9-11），寫馬湘蘭的美貌及其居家精美雅緻；「單衫杏子揜紅袖，雙鬢桃花點繡裙」，寫薛素素的嫵媚動人（〈湖上懷薛素素〉，9-11）；「水上細煙歸燕語，牆頭新月晚烏啼」（〈湖館懷馬文玉〉，9-13），

¹⁵ 見《頤道堂詩外集》卷13〈題馬湘蘭小像〉、〈題湘蘭畫蘭石〉，頁20。

烘托馬文玉「扁舟蕩槳」、「風流跌宕」的情態；「水上荷花牽翠帶，風前蘿蔓裊香繩。壓隄闌影看垂柳，隔浦歌聲聽采菱」(〈西陵懷周青霞〉，9-15)，以柔美的景物烘托出周青霞身影的輕盈裊娜。又如張宛仙午倦而寢，汪然明囑人寫照，文述擬寫其嬌酣睡態，有「簾紋凝水涼生榻，帳影籠煙翠隔屏。倦鞦柳腰春旖旎，夢回花靨語忪惺」之句(〈夢香樓懷張宛仙〉，9-10)；「色既傾國」的柳絲，詩詠中則以「紅瘦柴門翔乳燕，綠澄蘆渚避行魚」之句(〈西溪懷柳絲〉，10-15)，烘托其沉魚落雁之容。

至於陳文述所相識者：如杜宛蘭，善琵琶，後嫁陳文述族弟；陳文述稱其「第一琵琶最擅場，掃眉才子杜秋娘」、「解歌金縷憐深意，曾聽冰絃譜斷腸」、「簪花小影今何在，惆悵城南舊畫堂」(〈江上懷杜宛蘭〉，14-9)，詩中有推許之意，也有懷念之情。又陳文述曾與鳳貞、鳳蘭偕遊孤山，「水精簾影隔珊珊，曾許妝臺著意看。同向空亭招一鶴，記曾畫舫擁雙鸞」(〈百花池上巷懷鳳貞鳳蘭〉，14-9)，陳文述挾妓遊湖，浪漫情懷流露無遺。吳玉徽亦為陳文述舊識，小傳中形容其美貌：「雪艷花明，彷彿南朝玉樹」，又云：「嘗偕余為西湖之遊」，並錄其〈弔蘇小墓〉詩一首；玉徽詩感傷蘇小小，亦不免自傷，陳文述詩有云：「感君詩句寫酸辛，孤塚殘碑委路塵」、「知有天涯漂泊感，不參絮果證蘭因」(〈西泠橋懷吳玉徽〉，14-9)，身為青樓中人，身世之感自深，陳文述憐其漂泊，亦期許她參透人生因緣。至於懷素芬，陳文述筆墨中亦留有美好的身影，小傳言其「肩若削成，腰如束素，予以翩若驚鴻目之」，文述的詩詠更是充滿了纏綿芳豔的描繪：「畫闌曲曲步珊珊，知是驚鴻是采鸞。湘管拂煙凝晚翠，羅衣浸月耐秋寒。奩前睡鴨香初燼，卷裏眠蠶墨未乾。一片美人湖上水，梨花瘦影在闌干。」(〈漪園水榭懷懷素芬〉，14-10)，詩中對美人的輕盈淡雅，倦書睡去的嬌美，有刻意的烘托，可見陳文述的賞愛了。此外，形容謝又蘭「細骨輕軀，步塵無跡，若石尉家翾風焉」；又吳門女郎歡歡、小素，善鼓琴，陳文述自言：「余嘗攜之湖上，月夜花晨，一彈再鼓，水雲無際，四山悄然，遠勝楊公濟梅花雙筵婢矣」，兩女應十分年輕，故而文述詩中有「雛鶯乳燕兩琴姬，纔解梳頭學畫眉。錦瑟如人憐弱歲，隱囊伴我惜嬌姿」(〈寶石山莊懷歡歡小素〉，14-10)，伴遊聽琴，清韻怡人，「芳林韻動花開早，畫舫聲希月上遲」，寫出了花晨月夕的人間仙境。

陳文述對他熟識的名妓歌兒，都不吝品題，以致《西泠閨詠》後二卷

所詠女郎，彷彿畫舫名錄，人人皆國色天香，如芙蓉牡丹，各具媚姿，稱王泚雲：「國色酣酒，天香染衣，若群芳之有牡丹」，並形容其「玉環妃子凝妝出，花蕊夫人拾翠遊」、「神光流照分明在，華月開雲靜夜秋」（〈花神廟懷王泚雲〉，16-5）；言方蓮卿：「冷紅幽怨，方之秋海棠矣」，詩詠有「鳳紙親裁頻染翰，龍團細碾學煎茶」之句（〈雲衣閣懷方蓮卿〉，16-6），擬寫其染翰煎茶的丰姿。至於形容李鳳君：「素質亭亭，彷彿南朝玉樹」（〈扶雲閣懷李鳳君〉，16-6）；又形容郭芍華：「逸情姚冶，唐人詠牡丹詩：一朵嫣紅翠欲流。綽態似之」；形容楊媚芝：「籠煙媚日，比之秋曉芙蓉」，詩中有「樓陰素月窺妝鏡，花裏明河近玉笙」之句（〈倚香樓懷楊媚芝〉，16-7），即寫其明艷；寫陸湘鬢：「風流秀曼，曠世出群，方之廣陵瓊花，同此仙處無雙也」，詩中有更細膩的描寫：「美人如月靜生光，仙子爲雲夢未忘」（〈留雲水榭懷陸湘鬢〉，16-8），陳文述筆下的青樓紅粉可以說是極盡豐姿艷逸，綺羅香澤之美。

（六）、其他：方外、庶民

《西泠閨詠》中收錄了方外修道的女性，有晉之裴仙姥、唐之夏山姑，元之蔡沖靜、王守素，明之祿錦、朱桂英，清之蕙貞、韻香、曇仙等人。

較爲特殊的是女冠韻香、尼僧曇仙。韻香工書法，善畫，曾受詩法於陳文述^{④6}，嘗互贈著作^{④7}；韻香繪有〈空山聽雨圖〉，名士閨秀多有題詠，因此，《西泠閨詠》中有「悟來明月三生石，散罷瑤天兩手花。閒向白雲峰畔憩，空山聽雨綠陰斜」之句（〈蓮池菴懷韻香〉，14-7）。曇仙俗名丁小宓，原爲畫舫中人，因陳文述說佛法五蘊，悟而出家，詩詠中云：「一榭香奩一榻書，小紅煙舫小青廬」即寫其出家前之生涯，「黃緇換後紅妝謝，閒寫金經悟六如」（〈湖館懷丁小宓〉，14-8），則其修道生活的寫照。

此外，《西泠閨詠》中也記載了一些庶民女子，她們既無才華可以揚名，亦無特殊賢德足供彰顯，但是她們卻以特殊的技能妝點了湖山。雖然人數不多，但亦足以紛呈出世間女子的眾多面貌。如宋代以種楊梅出名的金婆，「最勞街子探春騎，漸長園丁買夏錢」、「芳腴爭似楊家果，阿姥聲名野老傳」（〈楊梅塢詠金婆〉，2-4），陳文述從《西湖古蹟事實》、《咸淳臨安志》

^{④6} 見龔凝祚〈西泠閨詠序〉，頁3。。

^{④7} 見《頤道堂詩外集》卷10〈梁溪女道士王清微以新刻清芬精舍小集墨刻楷書詩品見寄，余以頤道堂詩集答之，並賦一詩奉寄〉，頁5。

及蘇軾詩中掘發出這個因產品得名的小人物。此外，又有以賣酒出名的長橋朱娘（〈長橋詠朱娘〉，5-9）、飛來峰的蕭九娘（〈飛來峰詠蕭九娘〉，10-16）、合澗橋的張玉娘（〈合澗橋酒鑪詠張玉娘〉，13-11），以及賣魚羹出名的宋嫂（〈湖上詠宋嫂〉，5-9），她們以獨特風味的美食進入了陳文述的載錄吟詠。而南宋姜娘子善於鑄銅器（〈湖上詠姜娘子〉，5-9），清朝有「神仙姑娘」之稱的施曼仙，善治婦女病，且能「對作竟日，默視患處，頗見神效」（〈孔雀園詠施曼仙〉，14-2），更是傑出的女醫師。這些人物的題詠，使《西泠閨詠》平添了生活的氣息，也使女性的面貌與真實社會更爲貼近。

四、凝視與映現：《西泠閨詠》中的女性美學

當陳文述的《西泠閨詠》爲我們勾勒了眾多女性的身姿容顏時，這些女子從西泠的湖山煙雨走來，各具不同的情態，卻又具有共同的美感，這是她們的本然面貌，還是陳文述的點染妝就？這些女性的題詠究竟代表了什麼意義，其中是否透露了陳文述個人對女性觀看的角度？這些都是值得進一步深思的問題。

西方女性主義認爲，男性筆下的女性都是不可相信的，也都非真實生活中的女性，因爲他們「以男性的臆造來認識和再現女性的現象。」⁴⁸，寫的是自己心目中的女性，不論是理想美好的女性或醜陋可憎的女性，都代表了他們對女性兩極化的態度，而前者更是「將男性的審美理想寄託在女性的形象上」⁴⁹。《西泠閨詠》展開了歷史的場景，呼喚了古今眾多女性，題詠中用了大量相似的套語，由於服膺天地靈氣鍾於女子的高論，因此陳文述筆下的女性絕大多數都是美好靈秀的。五百篇的詩作，看似爲女性描摹寫真，卻更像是他爲女性形塑了完美的形像，其中有他的凝視，他的認同，或者說其實他的書寫是向女性世界披露了自我，無意流瀉了他欲望與觀看的角度。

⁴⁸ 見劉涓〈從邊緣走向中心：美法女性主義文學批評與理論〉，頁101，鮑曉蘭主編《西方女性主義研究評介》，北京，三聯書店，1995年。

⁴⁹ 見張岩冰《女權主義文論》，頁66，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2002年。

明代葉紹袁（1589-1648）曾言：「丈夫有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而婦人亦有三焉，德也、才與色也，幾昭昭乎鼎千古矣。」⁵⁰，葉紹袁三不朽論似乎對陳文述有潛在的影響力。《西泠閨詠》中對女性湮沒無聞的焦慮是顯而易見的。陳文述同情弱勢，特別是那些姓名零落、面貌模糊的女性，如湖上諸妓、深宮諸宮女、驛壁客店的女子等，他都極力搜索其名姓，不憚繁瑣的羅列出來，即是要為女子留下不朽的身影。而綜觀全書，所呈現的是對婦德的尊崇，對婦才的闡揚，與對美色的描繪。「德」、「才」、「色」三者，成為陳文述高舉的女性審美理想，也建構了《西泠閨詠》的女性美學。

明清時期，貞烈的書寫成為士大夫諷勸教化的社會關懷⁵¹，貞烈的典範映照出父權社會對女性生命價值追求的最高肯定，當然也是男性社會對女性的最高定義。《西泠閨詠》書寫貞烈賢孝的女性時，陳文述往往將其置放於冷冽的情境，或衰敗凋零的景象中呈現。如：「井水碧澄襟染淚，山花紅謝鬢銷塵」（〈孝女鄉詠馮孝女〉，1-6），「一泓寒碧夾城西，落日無人鳥自啼」（〈西湖弔寶哥妻〉，7-7），「修筠泣露常留節，古水澄波不起漚」（〈貞燕齋詠金召南〉，13-6），「孤筠有節凌珠雪，古井無波浸玉沙」（〈螺峰詠羅節婦〉，15-9），色彩的明度極淡，或者更接近於寒色系。至於貧寒生活的描寫更用以烘托堅苦的志節，「女蘿門巷夕陽殘，倚竹天憐翠袖寒」（〈錢塘弔盛孝婦〉，2-7），「古井冰霜晨汲早，破樓風雨夜燈遲」（〈二橋詠單李二貞女〉，12-4），「茅堂磬寂霜封戶，梅巷花寒月滿林」（〈葛嶺弔雙夫人〉，5-2）。貞節烈女的遭遇往往與死亡貼近，不論是親人的死亡或是自身的死亡，她們表現出來的都是勇敢堅定，信念純一，對紛亂的世間心如止水，沒有慾望。明代陳獻章（1428-1500）形容節婦的志行，曾云：「心事如青天白日，皎乎其不可尚；辭氣如大冬嚴雪，凜乎其不可犯」⁵²，這種冰霜凜寒的寫照也幾乎是貞烈書寫的共通原則。陳文述的書寫基本上還是沿襲這個傳統，他的書寫呈現出貞節烈女集體性的共同特徵，她們的美因有道德的光環，而帶著寒冷清冽的光芒。

陳文述還往往以行動來表達他對貞烈婦女的支持，如：「遺墳指點安溪

⁵⁰ 葉紹袁《午夢堂集·序》，頁1，北京，中華書局，1998年。

⁵¹ 參見費絲言《由典範到規範：從明代貞節烈女的辨識與流傳看貞節觀念的嚴格化》第二章第二節，頁149-166，國立台灣大學出版委員會，1998年。

⁵² 見陳獻章《陳獻章集》卷1〈書韓莊二節婦事〉，頁76，北京，中華書局，1987。

路，一掬清泉影鳳凰」(〈唐墓山詠唐孝女唐醜娘〉，1-7)，「仙霞嶺上重回首，黃絹題碑第幾橋」(〈江上弔雲霄女子〉，9-4)，「無復殘碑勒遺塚，不禁清淚滴衣裳」(〈胭脂嶺弔陳孝女〉，7-6)，「比鄰相望嬰兒子，貞孝何人解勒碑」(〈二橋詠單李二貞女〉，12-4)，「拂衣來讀韓陵石，紅葉彫霜碧蘚枯」(〈南山弔孫秀姑〉，11-16)，「細雨啼鶉尋古墓，夕陽下馬讀殘碑」(〈吞金祠弔烈婦吳德芳〉，10-6)，遺墳的尋訪，殘碑的閱讀，魂魄的招喚，都代表了對這些以生命作高度道德實踐的女子最大的敬意。陳文述一方面呼應了文人社會對女性貞烈價值的肯定，另一方面也再突顯了《西泠閨詠》作為采擇與發潛德幽光的社會意義。

至於陳文述對女子才華的肯定推獎，詩篇中處處可見。值得注意的是，他的才女書寫，較少直接寫女作家的容貌，而多烘托才女的幽情高致、貞靜閒雅，強調她們的氣質清美，舉止合度，充滿書香琴韻。他一方面用典，說明作家們的學識稟賦，另一方面他又以山水景物、庭院花鳥來烘托她們的幽靜清逸。如果說《詩經》中「窈窕淑女」的幽閒貞靜是閨閣女子美的典範，《世說新語》中的「閨房之秀」與「林下風氣」⁵³，則是揉合了女子的才情氣度；那麼，《西泠閨詠》中對女作家的描繪是合乎這個傳統的，更何況吳梅村的〈閨詠〉諸詩，也已率先展開了對當代才女高情雅韻的歌詠。

在用典方面，《西泠閨詠》借用大量歷史上的才媛，如「謝道韞」、「班昭」、「左芬」、「衛鑠」等，以比擬女作家的才識，如：「柳絮詠詩推謝韞，蘭臺續史重班昭」(〈繪聲閣詠家秋穀〉，15-7)、「道韞才名冠群從，憲英智鑒勝諸昆」(〈今雨堂詠金雪莊〉，11-15)、「班昭續史承家學，衛鑠皈禪禮本師」(〈靈隱塔院詠徐昭華〉，10-5)、「左芬才筆亦相同」(〈松吹堂詠杭筠圃〉，12-1)，「省識班昭是將門，左家嬌女況能文」(〈湖心亭懷張雲裳〉，16-3)，「詠絮詩情清勝雪，簪花書格靜於蘭」(〈小輞川懷家友菊〉，16-3)，「謝庭玉樹讓蘭蓀，宋憲班昭得並論」(〈題子婦汪端自然好學齋詩後〉，16-9)等。典故的運用，使女性與歷史中的才媛典範聯結，增加了想像空間，也豐富了形象，更展現出女性文人的傳統。此外，陳文述又喜借用「婉凌華」、「萼綠華」、「飛瓊」、「弄玉」等女仙名，來描寫才女們的高情雅調，如：「玉骨冰肌誰最好，仙姿都似婉凌華」(〈河渚詠朱柔則顧春山〉，10-8)，「步虛誰綰飛瓊佩，入夢疑吹弄玉笙」(〈西湖詠馮又令〉，

⁵³ 見劉義慶原著、楊勇校箋《世說新語校箋》〈賢媛〉篇，頁528，台北，宏業書局，1971年。

10-10),「前生應是玉梅花,小影分明萼綠華」(〈鳳林詠徐若冰〉,11-9),「喚來弄玉知前世,夢與飛瓊證後身」(〈見青閣詠鮑玉士〉,15-5),「仙女生涯餘翰墨,美人供養祇煙雲」(〈畫理軒詠沈采石〉,14-1);甚至詠女弟子辛瑟嬋,小傳言其「遺世獨立,渺焉寡儔,肌膚若冰雪,比之藐姑射仙人,殆梅花之神也。」詩則稱:「此才真合織迴文,一曲湘靈奏夜分」(〈漪園懷辛瑟嬋〉,16-1)。仙女的比擬,使才女更平添了飄逸脫俗,不染世塵的美感。

才女的書寫上,《西泠閨詠》亦多以西湖山水作為映發。山水蘊涵了女作家詩心清興,「三竺雲山吟翠去,六橋煙雨踏青來」(〈西湖詠韓蘭修〉,15-9)、「留得西湖秋感句,六橋煙樹最難忘」(〈西泠詠丁靜嫻〉,11-4)、「雙峰湧翠停雲外,合澗聽泉細雨中」(〈靈鷲山莊詠葛南有〉,10-7)、「青山駐轡吟春樹,綠水停橈倚暮雲」(〈古春軒詠梁楚生夫人〉,15-1)、「蘭橈同泛後湖艇,香轂同行繡陌車」(〈花神廟詠席道華屈宛仙謝翠霞〉,12-11),寫的是女作家對山水的賞愛;「西泠風月清遊路,南渡湖山絕妙詞。澄碧揉藍好煙景,閒憑畫舫寫烏絲」(〈西湖詠黃月輝〉,10-13)、「一角朱闌曾倚處,南屏山色尚依然」(〈小有天園詠王湘波〉,11-14),女作家吟詠沉思的從容意態烘托了山水美景;山水當然也粧點了才女,「石上泉聲奏琴筑,竹間溪影漾釵鈿」(〈龍井詠張瓊如〉,8-9)、「斷橋新柳宜嬌態,合澗微波照淺妝」(〈春隄懷魏將蘭〉,8-8)、「西湖夜月琴徽覺,北郭春山鏡黛知」(〈澹遠樓詠王九如〉,15-13),山水的靈秀與才女的詩思相互映照,使陳文述筆下的西泠才女別饒山水的清韻雅致。

此外,才女的書寫上,《西泠閨詠》又多喜由庭院景物著筆,如「庭前細響扶風竹,門外清香颭露荷」(〈天竺詠管道昇〉,7-1)、「月華似水香奩靜,花氣如煙繡榻溫」(〈照玉樓詠袁素文靜宜秋卿〉,12-8)、「紅簾香影微添鴨,碧椀茶痕淺暈螺」(〈小園詠陳德懿〉,10-8)、「花影簾櫳涼月上,樹聲庭院晚風來」(〈湖上詠戴蘭英〉,12-9)、「翠黛遠山窺鏡檻,蛾眉新月漾簾鉤」(〈鏡水樓詠吳珊珊〉,12-10)、「柳陰庭院明霞晚,桐影池塘玉露晨」(〈漱花閣詠湯湘蘭〉,15-5),生活空間的美感,更能烘托女性的幽閒雅靜的氣質;而「碧羅掩袖依妝閣,綠蠟抽書映草堂」(〈蕉園詠柴靜儀貞儀〉,10-8)、「柳外嬌鬟窺曉月,梅邊香屨印寒苔。應知綠綺文窗下,定有烏絲好句裁」(〈梅邊柳外懷金麗卿〉,7-2)、描寫閨中讀寫作的生活。

又如：「丫髻侍兒爭捧硯，垂髻小妹互攤書。銜花翡翠窺湘箔，避雨蜻蜓入綺疏」(〈藕花居詠吳巖子卞篆生〉，10-4)，生動呈現閨閣中的書香雅趣。「烏絲滿幅綠筠香，一卷新詩古錦囊。夜影畫廊移月篠，秋聲琴韻戛風篁。苔階露靜羅裙濕，蘿屋煙深翠袖涼，吟罷夕陽吟夜雨，紅闌干外即瀟湘」(〈竹窗詠郭景曹〉，11-3)，更是一幅仕女吟詠覓句的圖畫。花間柳陰，朱簾綺窗，女作家吟詠的環境大抵是清幽的，而這些描寫都在在加深了女作家們優美閒適的意態。

清初張潮認為美人，須「以花為貌，以鳥為聲，以月為神，以柳為態，以玉為骨，以冰雪為膚，以秋水為姿」，最重要的還要「以詩詞為心」⁵⁴，陳文述也曾說「不櫛何妨稱進士，有才纔合號佳人」(〈湖上懷林幼玉〉，5-7)，「佳人」是外貌與才華的結合。而陳文述的才女畫像，透過了花鳥柳月、琴韻書香的點綴暈染，不但「以詩詞為心」，也自然呈現了幽靜閒雅的玉貌清姿。整體而言，《西泠閨詠》中才女的人物敘寫、情境的烘托，以及風格氣氛的營造，都有極大的相似性，這些模式化的寫作，也使才女呈現了共同的形象。

至於單純美色的描寫，大多集中在姬妾侍婢、青樓畫舫中人。「秀額嬌眉態最工」(〈西湖詠沈虹屏〉，12-13)，「新妝桃靨暈梨渦，高格寒梅寄女蘿」(〈可花軒詠繆秀芝〉，15-2)、「絕似妙奴隨令舉，眉痕初掃髮初齊」(〈碧城書藏贈姬人薛雲姬〉，16-11)、「靈心慧似紅嬰武，國色嬌於白牡丹」(〈翠涑園贈姬人蔣玉媽〉，16-10)、「水精簾下梳頭處，鏡裏新妝側髻鴉」(〈香絮樓懷謝又蘭〉，14-10)、「髻綰靈蛇髻鞞鴉，眉嬌新月面朝霞」(〈雲衣閣懷方蓮卿〉，16-6)、「絕似豐臺芍藥花，凝脂深淺暈朝霞。」、「梨渦一笑紅雙靨，彷彿還能憶髻鴉」(〈紅門局懷郭芍華〉，16-7)、「春黛眉嬌蛾染翠，落花袖緩蝶尋香。纖腰雅步南朝態，高髻宮鬟北苑妝」(〈留雲水榭懷陸湘鬟〉，16-8)等等，皆寫其雲鬢嬌眉，桃靨梨渦。面貌體態的描寫較多，這也是在才女或貞烈的書寫中較為少見的現象。陳文述他對美色衷心的稱讚，特別的品題點染，使《西泠閨詠》多了色澤豐富，風姿嫣然的美人圖像。

綜觀《西泠閨詠》的吟詠，已隱約透露了陳文述的女性美學。道德、才學、美貌三者，是他描述女性的主軸，三者可以各自獨具，也可以合而

⁵⁴ 見張潮《幽夢影》，頁39，漢京文化事業公司，1982年。

爲一，都是天地靈氣之所鍾。才之令人神往，德之令人敬歎，色之令人愛好，陳文述結合了歷史、山水所成就的女性至美，構築了女性的群像，也揉合成完美的女性典型。當清代許多文人在女性「才」、「德」議題上爭執糾纏時⁵⁵，陳文述已以實際的行動表達他的意念和對女性的深情。《西泠閨詠》一書，看似女性柔美軟性的題材，寫的卻是要昭告天下，女性之可敬，可愛，可歌，可泣。陳文述不會寫小說，但是他吟詠的卻是真實存在的女性，透過他的筆端，這些女性圖像也都成爲西湖永遠的風景。

當然，從另一個角度而言，透過書寫，陳文述其實是展現了自我。五百篇的七言律詩，並不是一件簡單的工程，正如張雲璈對他的詩才的稱讚：「浣毫端之薇露，字字生香；鐫芳姓於茗華，行行戛玉」⁵⁶，華辭麗藻中，亦是陳文述自我才情的推銷。儘管吟詠女性一直是中國詩歌的一項傳統，而清代文人與女作家的互動雖然頻繁，對女性的題詠亦多，可是卻沒有像陳文述「覈稽載籍，推涉廣輿」的系列吟詠⁵⁷。他用了治史的精神，專注的爲女性打造歷史的舞台；又以浪漫的文人情懷完成了抒情的詩篇，如此大篇幅大氣魄的製作的確罕見。但是，當他大量的塑造了才女佳人時，也同時在塑造自己。他不時流露自我，穿梭於古今女性之間，成爲古今女性的知音，「誰解邯鄲絕妙辭」（〈吞金祠弔烈婦吳德芳〉，10-6），是他自願作歷史的尋訪與導覽者。總之，作爲士人，他善盡了教化的責任，發揚潛德，區明風烈；他也大力推獎女作家，同情弱勢的女子，又爲自己塑造了憐惜女才以及風流浪漫的形象。他是貞烈的頌揚者、才女的發掘者，以及美人的愛好者，三者並生相容，毫不矛盾。因此，《西泠閨詠》既是歷史的書寫，又是個人的抒情；既是女性群像的描摹，又是陳文述個人的展演。他與筆下的女子光影交疊，折射出了陳文述的女性審美理想、生活中對美的品味和追求，以及他自我才情的展露。就如他完成了《西泠閨詠》之後，夢遊花神廟，有仙女數百人起立作禮，各以花片爲贈，醒而憶之，方知秦半皆爲閨詠中人⁵⁸。這個夢境是有趣的，既呼應了他對女性的審美理想，也證實了他肯定自我的寫作價值以及對女性的貢獻。

⁵⁵ 參見劉詠聰《德才色權-論中國古代女性》〈清代前期關於女性應是否有「才」之討論〉，頁253，台北，麥田出版社，1998年。

⁵⁶ 見張雲璈〈西泠閨詠序〉，頁3。

⁵⁷ 見董祖壽〈西泠閨詠後序〉，頁1。

⁵⁸ 龔凝祚〈西泠閨詠序〉：「書既成，夢遊花神廟，華屋連甍，萬花環繞，仙女數百人，妝束各異，見君咸起立作禮。通姓氏，各以手中花片爲贈。襯衣承之，得數斗。醒而憶之，半皆閨詠中人。」，頁15。

五、結 論

《西泠閨詠》收錄題詠杭州地區的古今女性，表現了陳文述對女性高度的關注和興趣，具有發潛闡幽的意義，也凝出了女性歷史的縮影。因為及於當代，使他的作品跳開了流於詠史或懷古組詩的可能，而與時代緊密的聯結。又因涵蓋了不同身份的女性，而能避免單一階層的狹隘描述。而地域的框限，又集中體現出杭州地區的女性人文景觀。結合了歷史、山水與女性，《西泠閨詠》成爲一部主題獨特的詩歌專輯。

從歷史時空的角度來看，《西泠閨詠》呈現了杭州地區女性人文發展的概況。從上古三代以迄唐代，杭州女性是沉寂的；宋室南遷，杭州愈加繁榮，此時《西泠閨詠》則以后妃宮嬪爲主。明清時期，書中收錄則明顯的偏重於閨媛才女，大量的人數具現了杭州地區女作家的盛況。至於歌兒妓女的人數，也以明清時期爲多，反映了杭州風月之盛，以及文人流連芳叢的生活逸趣。

女子留名的不易，使陳文述有意識的從事采擇題詠的工作。即使失去姓氏僅存小名的女子，隱藏在雜誌舊記中，或是傳述於鄰里、友朋之間，他也願意鉤沉彰顯出來。采澤的寬泛，題詠的詩情，試圖召喚女性的存在，彌補歷史的虧欠，陳文述的初心應是值得肯定的。

但是，眾多的題詠中，當然反映了陳文述對女性的思考、觀看與期待。紅顏薄命，芳名湮沒，固是他所耿耿於心的；但是，才女之可賞，美女之可欲，賢女之可欽，亦都化爲女性美的內涵。當他以優美的文筆描繪這些女性時，同時也構築了他心中女性的完美形象，像一個畫者的筆下寫真，無論是濃筆重墨，或淡寫輕描，都是流瀉了他眼中、心中的解讀與詮釋。當他傷歎女性的命運，或嘉賞女性的才華時，都只能說是他與眾多女性是站在同一立場的；儘管他充滿感性的支持，爲女性落淚，爲她們喝采，但是，歷史的侷限，使陳文述一方面服膺女性是天地靈氣所鍾的論調，一方面卻無法直指女性處境的核心問題。他看似涵蓋了不同身分階層的女子，卻實際上凸顯了女性角色的封閉性與單一化。美化的題詠，反而成了一廂情願式的表白，因此，他的觀看凝視還是停留在對女性德、才、色的稱許與眷愛。女性群體的畫像滿足了男性的觀看與文人才子式的吟詠，女性的面貌仍是集體浮掠的光影，《西泠閨詠》所構築的女性美學，反而映現的是

男性文人的自我展演。

當世文人對《西泠閨詠》的反應，還是在陳文述「表章」古今女性，以及它的「名作尤美不勝收」的讚揚⁵⁹。女作家談印梅、于月卿的推崇亦然⁶⁰。于月卿甚至還唱和了《西泠閨詠》一百二十首⁶¹；稍晚的董祖壽更是用了繁麗的四六長文再次籠括《西泠閨詠》中的女子，推重的仍是「題宮闈之小名」以及「仙心」、「靈想」的文字之美。⁶²。但是，陳文述畢竟清楚知道他所蒐集的不足，他說：「何能盡於此也」，是真正了解歷史的浩瀚，文獻的零落，不免會有遺珠之憾。他期待後人能為之補遺加注，也期待後人「續為編纂」。開放的態度，為他的采擇保留了可以不斷增補的空間，也向未來開展了更豐富的可能性。誠如他所說：「或更數年，或更數十百年，或與吾並世而生，吾得見之；或生於吾後，吾不得見之。安知不有好事如吾者，更為哀輯而歌詠之以續吾集者？」⁶³，那麼，他的侷限與不足，或可因此獲得彌補，所以他又有「是刻即謂盡於是焉可也」的慰歎。日月無窮，人事代興，後世當有更多優秀的女子陸續而來；對陳文述而言，《西泠閨詠》是已完成而又未完成的作品，這個待續的歷史長卷終將無限開展，留給湖山煙雨，也留給後世無數向歷史走來的女子。

⁵⁹ 見龔凝祚〈西泠閨詠序〉，頁14；又，張雲璈〈西泠閨詠序〉：「義兼勸誡，何如女史箴傳；語帶煙霞，不愧美人湖長。」，頁3。

⁶⁰ 見談印梅〈寄謝陳孝廉雲伯〉詩：「多少宮闈名氏錄，至今遺韻滿江南」，見潘衍桐編《兩浙輶軒續錄》卷54，頁36，清光緒十七年浙江書局刊本。又見于月卿〈偕琴仙編輯西泠閨詠謹題一律呈頤道夫子〉詩：「使君詞翰太縱橫，刻翠鐫紅錄小名」，陳文述編《碧城仙館女弟子詩·于蕊生織素軒詩》，頁8，民國四年西泠印社聚珍版刊本。

⁶¹ 見《頤道堂詩選》卷23〈道出瀨陽女弟子于蕊生以和余西泠閨詠百二十首就正為題一律〉詩，頁32。

⁶² 見董祖壽〈西泠閨詠後序〉：「題宮闈之小名，艷分綺繡；聯美人於芳譜，合訂金蘭。……譬之珠林畫靜，瑤花自開；銀漢夜清，碧雲不動。論其詩品，要有仙心；蓋靈想所通，非塵襟可冀也。」，頁23。

⁶³ 見陳文述《西泠閨詠》自序。

Gallery of Female Images in Chen Wenshu's *Xiling Guiyong*

CHUNG, Hui-ling *

【 Abstract 】

The more than 500 poems in Chen Wenshu's *Xiling Guiyong* dedicated to the writing of females of Hangzhou from ancient times to Qing dynasty. The whole book shows Chen Wenshu's interest and concerns of women past and present. This article will first of all look into the origin and background of Chen's writing and then go on to discuss the images of women as presented by him in the book, which can be roughly divided into the categories of palace ladies, virtuous women, talented ladies, concubines and maids, prostitutes and singing girls, and Buddhist and Taoist women. Lastly, the author will venture an exploration of female aesthetics, discussed from the aspects of Virtue, Talents, and Beauty, so as to present how Chen sees women, what he expects from them, and his aesthetic ideal. In the final analysis, Chen is not simply "writing women," he is in fact writing himself through his women writing.

Keywords: Chen Wenshu *Xiling Guiyong* Hangzhou female image
Female aesthetics

*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Tunghai University

